

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华罗庚 ◇ 1950 年 2 月归国途中

朋友们:

道别, 我先诸位而回去了。我有千言万语, 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 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 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心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 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 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 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 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 如果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 也请细读一遍, 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苦闷的发生, 不是偶然的。

让我先从大处说起。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为两个营垒: 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 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者是站在正义方面, 有真理根据的; 后者是充满着矛盾的。一面是与被压迫民族为朋友的, 另一面是把所谓“文明”建筑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当有所抉择: 为人类的幸福, 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 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

朋友们! 如果细细地想一想, 我们深受过移民律的限制, 肤色的歧视, 哪一件不是替我们规定了一个圈子。当然, 有些所谓“杰出”的个人, 已经跳出了这个圈子, 已经得到特别“恩典”, “准许”“归化”了的, 但如果扪心一想, 我们的同胞们都在被人欺凌, 被人歧视, 如因个人的被“赏识”, 便沾沾自喜, 这是何种心肝! 同时, 很老实的说吧, 现在他们正想利用这些“人杰”。

也许有人要说, 他们的社会有“民主”和“自由”, 这是我们所应当爱好的。但我说诸位, 不要被“字面”迷惑了, 当然被字面迷惑也不是从今日开始。

我们细细想想资本家握有一切的工具——无线电、报纸、杂志、电影, 他说一句话的力量当然不是我们一句话所可以比拟的: 等于在人家锣鼓喧天的场合下, 我们在古琴独奏。固然我们都有“自由”, 但我敢断言, 在手酸弦断之下, 人家再也不会听到你古琴的妙音。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 谈“民主”是自欺欺人, 谈“自由”是自找枷锁。人类的真自由, 真民主, 仅可能在真平等中得之; 没有平等的社会的所谓“自由”、“民主”, 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我们再来细心分析一下: 我们怎样出国的? 也许以为当然靠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 才能考试获选出国的, 靠了自己的本领和技能, 才可能在这儿的立足的。因之, 也许可以得到一结论: 我们在这儿的享受, 是我们自己的本领, 我们这儿的地位,

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据我看来,这是并不尽然的,何以故?谁给我们的特殊学习机会,而使我们大学毕业?谁给我们所必需的外汇,因之可以出国学习。还不是我们胼手胝足的同胞吗?还不是我们千辛万苦的父母吗?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才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朋友们,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我们应当认清:我们既然得到了优越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聪明能干的朋友们,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人民的任务!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新生的祖国,怎样在伟大胜利基础上继续迈进!今年元旦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告诉我们说: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击破了中外反动派的和平攻势,扫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匪帮”,“解放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赢得了战争的基本胜利。这一年,全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举行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国家根本大法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不但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而且受到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普遍欢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都迅速和我国建立了平等友好的邦交。这一年,我们解放了和管理了全国的大城市和广大乡村,在这些地方迅速地建立了初步的革命秩序,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并初步地发动和组织了劳动群众。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许多乡村中,已经肃清了土匪,推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展开了减租减息和反恶霸运动。这一年,我们克服了敌人破坏封锁和严重的旱灾、水灾所加给我们的困难。在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进行了恢复生产和交通的工作,并已得到了相当成绩。”

“中国是在迅速的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〇年,我们有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当武装的敌人全中国的土地上被肃清以后,当全中国人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普遍地提高起来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将逐步地脱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并逐步走上幸福的境地了。”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 1950年华罗庚在回国的轮船上，二排左二为华罗庚，左三为程民德

编者按：

1948年春，华罗庚应伊利诺伊大学之聘，任正教授，同年，妻子吴筱元带领孩子们到美国来团聚，这一年在乌尔班纳生活得很平静。1950年2月，华罗庚决定全家回到大陆，伊利诺伊大学想方设法挽留他，但是华先生怀着一种“中国人应当站起来”的心情，举家成行了。他确信中国已经统一，中国有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条件，他要为中国的数学赶上世界水平作出贡献，这是他多年的理想，他服务祖国之心比任何人都坚定。在香港时，华罗庚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是他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心书”。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送了华罗庚的《公开信》。